



目录

总序	王文斌	ix
前言	龚锐	xiv
绪论		1
<hr/>		
第一章 理论回顾与评析		12
<hr/>		
1.1 概述		12
1.2 与语类相关的一些概念		13
1.2.1 实词语类与功能语类		13
1.2.2 中心语		15
1.3 名词性短语研究之基础——DP 假说		18
1.3.1 DP 假说提出的理论动因		19
1.3.2 DP 假说提出的语言事实支持		22
1.4 功能投射分裂		27
1.4.1 IP 和 CP 分裂		27
1.4.2 DP 分裂		29
1.5 DP 内部的论元结构		31
1.5.1 论元结构简述		31
1.5.2 名词性短语的论元结构		33



第二章 生成语法研究的一般方法——以名词性短语为例 36

2.1 概述	36
2.2 生成语法研究中的归纳和演绎	37
2.3 语法理论的“描写性”与“解释性”	43
2.4 跨语言比较和对比研究	45

第三章 名词性短语的内部结构研究 48

3.1 概述	48
3.2 限定词与限定词短语	50
3.2.1 冠词与限定词	50
3.2.2 限定词与名词性短语的指称性	55
3.2.3 限定词的句法功能——连接词	60
3.2.4 小结	63
3.3 光杆名词	63
3.3.1 统一的 DP 结构: Longobardi (1994)	65
3.3.2 名词映射参数: Chierchia (1998b)	70
3.3.3 汉语的光杆名词研究	73
3.3.4 小结	81
3.4 指示词	82
3.4.1 指示词与限定词	83
3.4.2 指示词的句法位置	86
3.4.3 汉语指示词的研究	93
3.4.4 小结	100



3.5	名词的数量系统	101
3.5.1	数的概念及其句法表现	102
3.5.2	量词体系	110
3.5.3	汉语中数量结构的相关研究	117
3.5.4	小结	126
3.6	领属结构	128
3.6.1	可让渡与不可让渡领属的结构差异	129
3.6.2	汉语中可让渡与不可让渡领属的生成机制	133
3.6.3	小结	137
3.7	余论	137
 第四章 名词性短语与句子之间的平行性		141
<hr/>		
4.1	概述	141
4.2	名词性短语和句子相似的句法表现	142
4.3	名词性短语和句子内部相似的功能中心语	149
4.3.1	名词性短语里的时T	149
4.3.2	领属结构里的一致关系 Agr	152
4.3.3	名词性短语里的焦点 Foc	155
4.4	名词性短语和句子平行的根源探究	168
4.4.1	D和I之间的共性	168
4.4.2	D和C之间的共性	171
4.5	余论	178



第五章 名物化问题的研究 182

5.1	概述	182
5.2	国外关于名物化问题的研究	184
5.2.1	Chomsky (1970) 与词汇主义假说	185
5.2.2	名物化与论元结构	194
5.2.3	名物化结构的句法派生	197
5.3	国内关于名物化问题的研究	199
5.3.1	名物化与汉语词类划分	200
5.3.2	“名物化”和“名词化”	203
5.3.3	“NP+的+VP”的结构问题	207
5.4	余论	218

第六章 名词性短语的句法制图研究趋势 220

6.1	概述	220
6.2	句法制图研究概况	221
6.3	名词性短语的句法制图研究	230
6.3.1	DP左缘结构	230
6.3.2	形容词的制图研究	234
6.3.3	DP内部焦点和话题研究	237
6.3.4	领属结构的制图研究	240
6.4	余论	241

参考文献 244

推荐文献 264

索引 267



总序

人猿揖别，其主要标志固然是人学会了直立行走，手与足形成了明确的分工，从而使人最终走出猿的世界，成为一个新的物种，但在其逐渐学会制造和使用复杂的工具，并需要表达复杂的思想时，具有各种表征结构的语言从简单渐渐走向精细，这一发展过程无疑使人更具备了人的属性。然而，语言虽为人所创造和使用，但语言的规律和本质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至今困扰着语言学家，无法给出一个人人都能认同的答案。这就如同人人都有大脑，时时使用着大脑，对其理应最为熟悉，但是，大脑的组织结构、神经系统等各种复杂关系和功能至今依然成谜，科学家目前对其的认识只是其神秘的冰山一角。如记忆是一个过程，人在记忆时实际上就是重建保存于大脑中零零碎碎的信息，但究竟是何种因素促发大脑开始这个重建过程？这依然令人迷惑。据说人类的大脑仅占人体重量的2%，其内部的血管总长度居然达到16公里，由1,000亿个神经细胞构成，相当于银河系内的恒星数量，但这些神经细胞彼此之间到底是怎样联结并发挥各自的功能的？这也是一个难解之谜。所以说，人体自身的东西，人类自己目前也未必就能说得清楚，人类的语言其实也是如此。

语言之谜尽管至今尚未完全破解，但语言在人类文明的演进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不言自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文明的记录和传承等均离不开语言。尤其是处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



化多样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当下，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日益频繁，彼此的依存性、互动性和关联性日益明显，语言从中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可小觑。在此若把眼光仅放到国家层面，语言的作用同样十分显明。在《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中，“国家语言实力”和“国民语言能力”等概念的提出，足以证明语言对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性。这至少可从四个方面得到说明：一是国家的国际化、“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全球治理、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等，无不需语言铺路。二是一个国家能否充分利用语言资源、提供语言服务、处理语言问题、发展语言事业等是其语言能力强弱的表现，不仅是一种软实力，也是一种硬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优秀文化的承继、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其表达和传播的主要工具就是语言，事关民族身份的认同，也事关国家的安全。三是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经济发展、助推科技创新、推进教育现代化、贯彻国家政策、增强文明意识、提振精气神等，均需借助语言这一重要媒介。四是国民语言能力的高低直接关乎其融入社会、与他人沟通交流、参与社会建设、强化文明行为、履行职业责任、执行国家意志、提升个人素质、保障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等。总而言之，不论作为世界公民，还是国家公民，抑或个人本身，我们都须臾离不开语言。也正因为此，加强语言研究实属必要。

就学科建设而言，不论西方还是中国，语言研究均可谓源远流长。尤其是20世纪以来，语言因无处不在，无时不存，其重要性越来越受到有识之士的关切，而专门探究语言的规律和本质的语言学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的独立地位也愈益显豁，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伦理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学科中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受关注，其应用也日益广泛。到了21世纪，语言学无疑已成为一门显学。

毋庸讳言，就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学而言，我国的研究能力目前尚未进入国际先进行列。若暂且不论1898年《马氏文通》出版以前的中国传统语文学（即“小学”），西方概念上的语言学研究在中国已走过120年的历史。



在这一进程中，中国语言学既得益于西方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受缚于西方语言学的研究范式；既成功观察并描写了许多汉语事实，也留下了汉语的一些特殊语言现象因难以纳入西方语言学的分析框架而无法得到充分的解释。这是中国语言研究者，不论是以汉语为主要研究对象还是以某一门外语或某几门外语为研究对象的学者，都需共同关心的问题，也是需合力而为的目标。其实，作为语言研究者，我们不能止步于某一种单一语言的探索，而是需要以人类所有语言为考察对象。尽管我们目前难以将世界上6,000余种语言全部纳入研究范围，但至少尽可能开展两种语言、三种语言甚至更多语言的探究。赵元任先生早就说过，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研究的科学结论（转引自杨自俭、李瑞华 1990: 1）。王力（2008: 16）曾提到：“赵元任先生跟我说：‘什么是普通语言学？普通语言学就是拿世界上的各种语言加以比较研究得出来的结论。’我们如果不懂外语，那么普通语言学也是不好懂的；单研究汉语，也要懂外语。”吕叔湘（1977）曾发表《通过对比研究语法》一文，提出“要认识汉语的特点，就要跟非汉语比较；要认识现代汉语的特点，就要跟古代汉语比较；要认识普通话的特点，就要跟方言比较”。吕叔湘先生的这些话都强调语言研究不能独尊一门语言，也不能独守某一语言的共时现象或某一通用语言，还要兼及方言等。简而言之，赵元任、王力和吕叔湘三位先生所强调的，就是语言研究需要具有历时的眼光和多语的眼光。我个人认为，外语研究者兼研汉语，可以以对比的眼光更深刻地认识自己所研究的外语；汉语研究者兼研外语，也可以以对比的眼光更深刻地反观自己对汉语母语的研究。这恐怕也应是赵元任、王力和吕叔湘三位先生所强调的主要思想之一。最近，张伯江（2018）强调：“在世界语言中认识汉语。”我们在此不妨做一个延伸：应在世界语言中认识我们所研究的外语。

语言研究，一般涉及三个层面：一是观察的充分性（observational adequacy）；二是描写的充分性（descriptive adequacy）；三是解释的充分性（explanatory adequacy）。遗憾的是，我们当下的研究中有些往往是观



察和描写有余而解释不足。即便有些研究声言其目的是为了解释某种语言现象，但常常仅停滞于表象，语言的规律和本质却远未得到深度揭示，其解释力远未充分。

本丛书就是鉴于我国的语言学研究现状及其不足，力图做到兼收并蓄，既借鉴国外的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又顾重我国的汉语研究传统以及汉语实际；既有外语界的学者撰写，又有汉语界的学者著述；既有资深专家的参与，也有青年学者的投入；既注重语言的共时，又顾及语言的历时；既用力于单语研究，又用心于多语的对比探索；既力图掘深语言学研究的深度，又竭力拓宽语言学研究的广度；既着力于语言学研究的宏观扫视，又致力于语言学研究的微观透视；既注意本丛书的系统性，又关注各专著相对独立性。

丛书包含普通语言学、句法学、语义学、音系学、语音学、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等7大子系列，每个子系列选择本领域最核心的话题，对该话题研究的发展力图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每本书都包含对国内外理论演进脉络的梳理，对前人和时贤研究贡献的述评分析，对经典理论的阐发，对实证案例的分析，对前沿的探寻和对学术空白的填补，并对研究发展趋势做出展望。

丛书兼顾学术辐射力和学术引领力，希望为外语学科高年级本科生、硕博研究生和年轻学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又冀望也能有益于非外语学科的研究者。这是我们每位作者的真切希冀，也应该是读者的殷切期待。

其实，本丛书宗旨的宗旨，就是立足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尽力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贡献具有中国智慧的语言学思想，筑就符合中国实际的语言学。这也应是我国语言学研究的必由之路。

王文斌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2018年11月



参考文献:

吕叔湘, 1977, 通过对比研究语法,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二集(未公开发行)。

王力, 2008, 我的治学经验。载奚博先(编), 《著名语言学家谈治学经验》。北京: 商务印书馆。9-22。

杨自俭、李瑞华, 1990, 《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张伯江, 2018,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语言学研究, http://ex.cssn.cn/wx/wx_yczs/201808/t20180807_4524870.shtml (2018年11月3日读取)。



前言ⁱ

在人类语言中，名词是最基础的词类范畴之一，和动词一起连同二者的扩展成分(名词性短语和动词短语及小句)构成了语言表达中的主体部分。因此，不论是在汉语语法界还是在外语语法界，名词性短语以及它和句子之间的平行性都是重要的研究话题。本书将在生成语法理论的框架下对已有的国内外名词性短语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和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探讨该话题的研究脉络、发展趋势和前沿成果。其目的在于让读者能够集中且全面地了解相关理论和背景知识，最终能够回归到对汉语的研究本身，能够采用生成语法的研究方法解决实际的汉语问题。因此，本书在结构安排上，每个话题的讨论都会先介绍国外的相关研究，为读者提供理论背景和不同语言的语料，然后介绍与汉语相关的研究，并对其中一部分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探讨，试图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解决方法。

具体而言，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介绍名词性短语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基础研究方法。其中，第一章涵盖了语类划分、DP(determiner phrase)假说、功能投射分裂(如CP分裂和DP分裂)，以及名词性短语内部论元结构等重要概念。第二章以名词性短语研究为例介绍了生成语法的一般研究方法，主要讨论了如何通过归纳法和演绎法相结合的方式

ⁱ 本书为“北京林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项目号2018RW27)”的结题成果。



事实研究和语言理论建设，如何平衡语言理论描写性与解释性之间的矛盾，以及如何采用跨语言比较和对比的研究方法揭示人类语言的共性和差异。

第三章讨论名词性短语的内部结构，主要介绍与名词短语NP联系紧密的结构，包括限定词短语DP、指示词短语DemP、数词短语NumP、量词短语ClP、领属短语PossP以及光杆名词。各节除了介绍这些功能投射的句法和语义特点外，还将讨论各个投射之间的相对层级关系。研究表明，这些投射的句法位置在名词性短语中有着相对固定的句法层级，且这样的层级关系具有跨语言的相似性。

第四章和第五章则围绕名词性短语和句子及动词短语之间的平行性展开。其中，第四章着重介绍DP和CP之间的平行性，如二者相似的句法分布、类同的内部功能中心语、相同的照应与约束关系以及一致性和格分配等。二者的平行性归根于中心语D和C，以及D和I之间的相似句法功能，因此名词性短语和句子结构都可以自下而上地划分为论元层（nP-NP，vP-VP），屈折层（NumP/AgrP，TP/AgrP等）和语用层（DP，CP）。第五章讨论名物化结构。国外对该结构的研究主要分为词汇主义派和句法派，更关注名物化结构的生成机制以及内部构造，如派生名词的论元结构等。而国内的研究则主要围绕以下两点展开：1) 主宾语位置上的动词、形容词是否转化为了名词的词性划分问题；2) “NP+的+VP”结构与布龙菲尔德向心结构理论之间的联系以及该结构的生成机制。

第六章主要介绍在句法制图理论下进行名词性短语研究的趋势。自Rizzi(1997)提出句法制图的研究思路以来，该理论应用于不同句法层次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目前对名词性短语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1) 对DP的“左缘结构”（left periphery）的研究，如名词性短语内部的话题和焦点；2) 对名词性短语内部修饰类形容词的层级研究；3) 对领属结构的研究。目前句法制图框架下研究的语言以印欧语系、罗曼语族和非洲语言等形态丰富的语言为主，涉及汉语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CP层。但基于DP和CP的平行性，句法制图理论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完全可以应用于对



汉语名词性短语的研究，进而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和详细地绘制出名词性短语的内部结构“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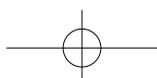
名词性短语研究是一个庞大而繁杂的体系，除了纯粹的生成语法研究外还有大量由此衍生出来的形式语义研究、分布式形态学研究等。因此本书并不打算涵盖与名词性短语研究相关的所有方面，而是以“管辖与约束”“最简方案”和“句法制图”理论框架下取得的研究成果为主，重点介绍名词性短语的内部结构及其与句子之间的平行性。本书将尽可能包含较多的文献，但因篇幅所限，对于未能收录的研究，本书将在适当的地方为读者推荐相关文献。作者希望本书能够作为名词性短语研究的基础性书籍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吸引更多对此话题感兴趣的研究者加入这个行列。

本书从构思到出版，历经数年，在此过程中许多专家和同行学者都给予了帮助与支持，特此致谢。尤其感谢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学系系主任司富珍教授，本书的源起完全出于司教授的信任。作者一直以来感动于司教授对语言学学科发展的热忱与奉献，对语言学研究的激情与追求，以及对学生的温暖关怀与理解。本书的出版还要承蒙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鼎力支持，特别感谢出版社的解碧琰老师、陈阳老师和高婷老师及时有效的沟通，为本书的写作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还要感谢中国科学院大学外语系的李富强老师以及北京语言大学的王竹叶、湖南大学的李蔷薇等同学从读者的角度提出的建议。本书尚有不足之处，欢迎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期完善。

龚锐

北京林业大学

2021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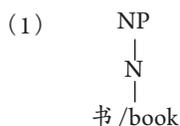
绪论

名词是构成句子最基础的要素之一。对名词的研究可谓历史悠久，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词类的划分，他们将词类分为名词性成分和动词性成分。因此，不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对名词及名词性短语的研究可谓不计其数。在当代语言学研究中，生成语法自20世纪50年代诞生以来，迅速成为了语言学的主流学派。在此框架下的相关研究也随着生成语法理论的发展和演变呈现出种类繁多、观点纷杂的特点。研究的内容涉及名词及名词性短语的分类、句法功能与结构、语义特点、形态变化、语用功能等。采用的理论框架既有经典的乔氏生成语法理论，如“管辖与约束理论”（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y）、“最简方案”（the minimalist program）等，也有“句法制图”（syntactic cartography）、“形式语义学”（formal semantics）、“分布式形态学”（distributed morphology）等。因此，初涉名词性短语研究的学者难免会感到迷茫，不知该从何入手。本书的目的正是帮助对名词和名词性短语感兴趣并希望在生成语法理论框架下进行研究的读者，集中了解相关背景和知识，以便更好地开展对该话题的研究。为此，本书将着重对国内外近七十余年名词性短语研究的重要方面和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主要关注名词性短语的内部结构及其与句子之间的平行性。

本书讨论的“名词性短语”（nominal phrase）与“名词短语”（noun



phrase, 简称NP)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严格来说,名词短语指的是由名词作为中心语所形成的短语NP,形态上是一个“光杆名词”(bare noun)。虽然光杆名词也可以写作N(noun),但是按照生成语法理论,进入句子的是短语,不是词。短语可以是词和词的组合,其句法地位由核心词决定,短语也可以只由一个核心词构成,其句法地位仍由核心词决定(石定栩 2011)。因此,当我们讨论句子成分时,即使从表面上看是单个名词的成分,但它的句法结构却可能是短语,比如(1)。



而“名词性短语”的范围就要广得多。它指的是在句法结构中以充当论元为基本功能的语类(刘丹青 2012),既包含不带有任何修饰或限定成分的光杆名词、代词,也包含带有限定词、数量词或其他修饰语成分的名词性结构。具体而言,本书讨论的结构主要包括以下几种(以汉语和英语为例)。

- (2)
- a. 光杆名词(普通名词/专有名词)
书 / 张三, book(s)/John
 - b. 限定词短语
the/a book
 - c. 指示词短语
这 / 那(本)书, this/that book
 - d. 数量结构
三本书 / (一)瓶水, three books/a bottle of water



e. 领属结构

张三的书, John's book/the book of John

f. 名物化短语

这本书的出版, the enemy's destruction of the city/the enemy's
destroying the c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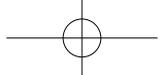
以上这些结构仅用“名词短语”是远远无法覆盖的。而且从理论上讲, 尽管以上结构作为整体在与句子其他成分(如VP、PP等)互动时被统称为NP, 但是如果要讨论其内部结构组成, NP的构式就显现出很多的问题和不足。因此, Abney(1987)提出了DP假说(determiner phrase hypothesis), 指出在名词短语NP之上还有一个功能中心语D(determiner), 以NP为补足语, 形成限定词短语DP。D的作用在于使名词短语实现指称意义并具备论元资格, 它是整个名词性短语的句法核心, 而N是语义核心。根据Longobardi(1994)的观点“凡是论元位置的成分都投射成DP”, 那么, 从理论上讲, 例(2)中所有名词性短语最完整的投射都应该是DP。只不过D可以有语音表现, 比如英语定冠词the, 也可以没有语音表现, 只是一个带有语义的“空语类”(empty category)。当然, 这是一种非常强势的假设, 就具体语言而言是具有外化形式差异的。

自Abney(1987)以来, DP假说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和应用。该假说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在于肯定了名词性短语内部存在着功能性成分(或称功能语类), 赋予了功能语类在句法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地位。自此, 语言学家们如同发现了新大陆, 开始探讨名词性短语的内部结构, 并产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之后诸多研究进一步表明, D并不是名词性短语内部唯一的的功能语类, DP内还存在着许多其他功能性成分, 如指示词、数词、量词、领属标记、性别标记、人称标记等都有相对应的功能范畴。这些成分在D和N之间都有自己独立的功能投射, 比如Dem(onstrative)P、Num(ber)P、Cl(assifier)P、Poss(essive)P、Gen(der)P、PersonP(与



前文的指示词等一一对应)。这些结构除了体现出自身的句法特点外,也影响着整个名词性短语的句法特征,是与名词联系最为紧密的功能层。这些投射的句法位置在名词性短语中并不是随意排序的,而是有着相对固定的句法层级,且这样的层级关系具有跨语言的相似性。在形态丰富的语言中,这些层级关系可以体现在名词词缀的排序上;在形态匮乏的语言(如汉语)中则体现在词序上。

除此之外,对名词性短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分支是考察其与“小句”(clause)之间的相似性。早在Lees(1960)就观察到了名物化短语和小句之间的转换关系,而Chomsky(1970)对派生名词和动名词的区分推动了词汇主义观和DP假说的诞生。之后的众多研究表明名词性短语和句子具有相似的句法分布、相同的照应与约束关系、相同的一致性和格分配等。Chomsky(1986)指出句子和名词性短语都可以是“完整的功能性复合体”(complete functional complex),认为句子是在作为“词汇投射”(lexical projection)的动词短语VP上层通过增添一些“功能投射”(functional projection)而形成的,比如IP(inflectional phrase)和CP,从而形成CP-IP-VP这样基本的句子结构;同样,作为词汇投射的名词短语NP上层也存在一些功能投射,形成DP-FP-NP(F统指功能性成分)这样的基本结构。名词性短语和小句之间的平行性推动了对名词性短语内部结构的研究。在对句子的研究中,Pollock(1989, 1997)、Belletti(1990)等将IP分裂成TP > AgrP > NegP > ModP > AspP, Rizzi(1997)将CP分裂成ForceP > TopP > FocP > FinP。句子层面的IP和CP既然都可以分裂为更丰富细致的功能投射,那么基于名词性短语与小句的平行性,名词性短语内部不仅可能存在着原本只在动词短语和句子层面出现的功能投射,如时投射TP、体投射AspP(Judith 2007a, 2007b, 2008; Lecarme 1996, 1999; Nordlinger & Sadler 2004等),而且DP以及名词性短语内部的其他功能投射也都有再分裂的可能性,如DP分裂出名词性短语内部的焦点FocP和话题投射TopP等(Aboh 2004; Alexiadou *et al.* 2007; Giusti



1996, 2005; Ihsane 2008; Ihsane & Puskás 2001 等)。与前文提到的指示词、数量词投射不同, 这些结构表达的都是名词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对这些结构的研究也进一步佐证了名词性短语和小句之间的平行性。从人类语言能力的角度看, 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轻儿童语言习得的负担(满在江 2015)。

本书涉及的研究虽然也包括生成语法早期的发现, 但多数研究成果是在“管辖与约束”和“最简方案”理论背景下产生的。由于每个时期的理论发展都有其局限性, 因此同一个语言现象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分析。本书将以名词性短语的结构为主线, 梳理每一个结构在不同时期的研究成果。除去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理论背景及研究方法介绍外, 本书的主体章节将从微观角度分析名词性短语的内部构造(第三章), 从宏观角度分析名词性短语与小句的相似性(第四章和第五章)。在探讨内部结构时, 本书着重讨论与名词性短语本身特征紧密相关的结构, 如限定词短语、指示词短语、数量结构、领属结构等。由于篇幅所限, 目前只在第二章和第六章的部分小节中提及名词的修饰成分(如定语从句和形容词短语), 希望在后续的修订过程中能够不断完善相关内容。在探讨与小句的相似性时, 本书着重讨论名词性短语与小句, 甚至与语篇之间的联系, 比如名物化问题、名词性内部的时、体、焦点等问题。本书一方面希望展示这个领域目前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也期望能够为读者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因此本书在梳理相关研究发展脉络的基础上还将指出之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并尝试提供新的视角或解释。在理论选择上, 我们将采用最适合处理这些问题的理论框架。虽然本书中并没有统一的理论贯穿始终(其主要原因也在于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梳理和探讨过往的研究成果), 但是在理论倾向上, 本书更倾向采用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发展起来的句法制图理论。句法制图理论的研究宗旨在为人类语言的句法结构绘制尽可能清楚和详细的“地图”, 也为跨语言分析提供更为详尽的结构依据。这一点将在第六章中讨论。



本书虽然无法涵盖所有生成语法框架下的名词性短语研究，但是希望能够尽可能广泛地包含不同时期的研究，尤其是生成语法史，甚至是形式语言学研究中的重要文献，如Chomsky(1970)、Abney(1987)、Longobardi(1994)、Chierchia(1998b)、Bernstein(2001b)等。在语料选择上本书会包含多种语言，期望通过跨语言比较和对比的研究手段更多地呈现同一现象在不同语言中的共性，这是生成语法的重要研究方法。当然，在探讨其他语言的同时，我们也更应该关注对汉语的研究，这样才能发挥汉语本族语者在语言研究中的优势。并且，生成语法研究绝不是只针对某一特定语系的语言，因为它的最终目的在于探寻人类语言的普遍运作机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领域中所涉及的语言早已跨越地理的限制，在每个语系里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对汉语的研究也不可谓不多。但是仍然有不少人认为生成语法理论对于汉语事实的解释力并不强，认为其过于侧重理论而偏离真实语言。虽然语言研究的各种理论都有自身的特点和研究侧重点，但是事实上，很多人之所以发出以上的质疑，只是因为对生成语法的了解并不充分，也缺乏系统性。因此，本书在每一个话题的讨论中都会先介绍国外的相关研究，为读者提供理论储备，然后再介绍与汉语相关的研究，并对其中的一部分问题进行新的探讨。希望读者能够在了解名词性短语的生成语法研究背景之后，回归汉语的研究，用这些理论解决实际汉语问题。

本书具体的章节安排如下：

第一章为理论回顾与评析，将介绍生成语法理论中与名词性短语相关的一些概念。具体而言，1.1节为概述。1.2节讨论了与语类相关的一些概念。首先区分了实词语类与功能语类。不同于传统的词类划分，生成语法对词类的划分采用了语类特征分析法([+/-N]和[+/-V])，实词语类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和介词；功能语类的作用在于表达语法关系，既包括诸如限定词、指示词、代词、助动词、标句词等独立词，也包括如表示时的-ed和表示复数概念的-s这样的黏着语素(以英语为例)。1.2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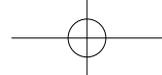
还区分了结构主义和生成语法的中心语(head),以及句法中心语和语义中心语。功能语类以及中心语概念的确定对于研究名词性短语的内部结构意义重大。1.3节介绍了在名词性短语研究中最重要理论基础——DP假说,分析了生成语法将名词性短语看成限定词短语DP的理论基础和实证基础。DP假说的提出基于名词性短语与小句的平行性,也推动了对名词性短语内部功能投射的研究。从1.4节开始介绍与名词性短语和小句平行性相关的概念;其中1.4节介绍功能投射分裂,包括句子层面的IP和CP分裂以及名词性短语层面的DP分裂,功能投射分裂是生成语法研究近年来关注的重点;1.5节重点介绍了名词性短语内部的论元结构,为第五章讨论名物化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章主要以名词性短语研究为例介绍了生成语法研究的一般方法。本章以具体的语言研究为例,侧重解答语言研究中常遇到的三个困惑:1)语言研究中何时采用归纳法以及何时使用演绎法;2)如何平衡理论的描写性与解释性之间的矛盾;3)跨语言比较和对比研究应更注重语言的差异还是共性。首先,本章以汉语的限制性与非限制性定语为例探讨如何在实际研究中通过归纳法从个别语言现象入手,扩展至一般现象并最终提供理论解释,以及如何对提出的理论进行修正,并通过演绎的方法解释更多的语言现象。本章还讨论了在生成语法研究中,对理论的描写充分性和解释充分性的必要性,并以“最简方案”和“句法制图理论”为例讨论二者对“简约性”和“解释充分性”的追求,以及在名词性短语研究中的体现。最后,本章探讨了跨语言比较和对比研究在探寻人类语言一致性上的应用。

第三章讨论名词性短语的内部结构,主要关注限定词短语DP、指示词短语DemP、数词短语NumP、量词短语ClP、领属短语PossP以及光杆名词相关的研究。主要介绍这些功能投射的句法和语义特点,以及各个投射之间的相对层级关系。具体内容安排如下:3.1节为概述。3.2节讨论限定词与限定词短语,区分了限定词与冠词,并介绍限定词的语义特征和句法功能,即限定词在语义上决定了名词性短语的指称性,在句法上



起到连接词作用，将NP转化为论元DP。3.3节讨论光杆名词的语义指称和句法结构，介绍生成语法中重要的两派观点(统一的DP结构和名词映射参数观点)，以及这两派观点在汉语光杆名词研究中的影响。统一的DP结构认为对于所有语言来说，作论元的名词性短语都有统一的句法投射，即DP结构(Giusti 1997, 2002; Longobardi 1994; Stowell 1989, 1991; Szabolcsi 1994等);名词映射参数观点则认为不同语言间的论元名词性短语在句法投射上具有差异，一部分语言的名词性短语投射出DP结构，而另一部分语言的名词性短语投射出NP结构，该差异是由语义参数决定的(Chierchia 1998a, 1998b; Lyons 1999等)。汉语的光杆名词由于没有形态变化，且可以表示定指、不定指和类指所有的指称意义，所以其句法结构要比英语的光杆名词复杂得多。对汉语的研究既有采用统一的DP结构的，也有采用名词映射参数观点的，基本上这两种处理方法的原则可以归根于对句法和词库的不同认识。3.4节讨论指示词的句法功能与地位。虽然生成语法在过去将指示词看作限定词，占据D的位置，但3.4节介绍在较近的生成语法研究中，指示词并非限定词，也并不占据中心语位置，而是位于DP和NP之间一个功能投射FP的指示语位置。不过汉语中对指示词的研究大多还是沿用了将它看成限定词D的思路。3.4节还讨论了汉语指示词与结构助词“的”之间的关系。历时研究表明指示词不仅如结构助词“的”一样有表领属关系和作定语从句标记的功能，而且更准确而言，结构助词“的”是从原来的指代用法语法化而来的。汉语指示词与结构助词之间的共性对于讨论名词性短语和句子之间的平行性问题非常重要，因为结构助词“的”不仅用于名词性短语层面，还用于句子层面。3.5节讨论名词性短语中的数量系统。所有语言中都存在数这一语义概念，但不同语言在句法上计数的方式不同，比如英语采用复数标记-s，汉语采用量词。尽管汉语也有复数标记“们”，但与常规的复数标记在句法和语义上都有所不同。3.5节还讨论了名词的单数与复数之分不仅仅是区分了语义，还决定了名词在句法表现上的差异。汉语作为量词语言，量词系统极为



丰富，就句法表现而言可分为提供度量单位的物质量词 (mass-classifier) 和对名词在现实世界中的自然单位进行标识的可数量词 (count-classifier) (Cheng & Sybesma 1999)。在生成语法的其他文献中也将这两类词称为“称量词” (measure word) 和“量词” (classifier)。二者的区分与传统汉语研究的“度量词”与“个体量词”区分相似但也有不同。量词的功能除了计数以外，还起到个体化的作用，能够从名词所表示的一个集合中识别出单一的个体，功能类似于限定词。3.5节还讨论了汉语的复数标记“们”和“(一)量名”结构。3.6节介绍领属结构，主要讨论“可让渡领属” (alienable possession) 与“不可让渡领属” (inalienable possession) 结构之间的差异。二者的差异是跨语言存在的，在汉语中主要表现在助词“的”是否强制出现。可让渡领属结构中“的”必须出现，如“我的书/我书”，而不可让渡领属结构中的“的”可以选择性出现，如“我的爸爸/我爸爸”。二者在结构上的差异绝不是在领属者与中心名词之间插入或省略“的”这么简单，而是基础结构就不同。司富珍(2014)将汉语的领属结构划分为两层，下层为词汇领属，表达固有的领属关系；上层为语用领属，领属关系可以随语境的变化而改变。不可让渡和可让渡领属分别在下层和上层生成。这样的区分不仅解释了两类领属关系在结构上的差异，也佐证了名词性短语内部与句子一样，都存在表示语用关系的功能投射。

第四章讨论名词性短语与句子之间的平行性。本章除了讨论二者相似的句法表现外，还着重介绍了名词性短语内部存在的一些过去被认为只在句子层面才有的功能中心语类，如T、Agr、Foc等。而名词性短语和句子之间之所以存在平行，是因为两个句法结构在层级上的一致性。句子的结构可分成CP-IP(TP)-VP三层，其中最下层是论元层，包含了动词最基本的论元结构；中间层是一致性关系层，包含和动词相关的各种屈折投射；最上层是和语篇相关的语用信息层，包含如话题、焦点、语气、语力等信息。名词性短语的结构同样分为DP-NumP-NP。最下层是论元层NP，表示名词的基本概念意义和论元结构；中间层为各种修饰语和中心名词之



间的一致性关系，比如NumP；最上层为限定层DP，包含和语篇相关的信息，如限定词所表达的有定和无定等指称以及名词性短语内部的话题和焦点。

第五章讨论了一种体现出名词性短语和动词短语之间相似性的特殊结构——名物化短语。名物化(nominalization)指“从其他词类形成名词的过程或从一个底层小句得出一个名词短语的派生过程”(戴维·克里斯特尔 2000: 240)，以动词、形容词(短语)转化为名词(短语)为主。国外主流观点可以分为词汇主义派和句法派。词汇主义派遵循Chomsky (1970)的观点，认为不具有能产性的名物化过程发生在词库里，如派生名词，而构词过程中需要与其他句法规则互动的操作发生在句法层，如动名词。句法派认为所有的名物化结构都由句法规则生成。传统汉语研究对名物化的讨论历史较为悠久，主要讨论动词、形容词作主宾语的情况。集中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二：其一，主宾语位置上的动词、形容词到底有没有改变词性，转化为名词；其二，“NP+的+VP”这样的结构是否符合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的向心结构理论。第五章将对这与两个问题相关的研究从传统汉语语法研究和生成语法研究两方面进行梳理探讨。

第六章将讨论名词性短语在句法制图理论框架下的研究趋势，重点讨论在此框架下的研究成果以及可能的话题。句法制图理论是和最简方案同时期发展起来的生成语法理论分支，其研究目标在于为人类语言句法结构绘制尽可能清楚和详细的“地图”，解释短语和句子结构表面上的复杂性及其深层次的简约性之间的关联。第六章将介绍句法制图理论的重要思想、研究方法、在句子结构和名词性短语结构中取得的丰硕成果。基于DP和CP之间的平行性，句法制图理论正在逐渐延展至对名词性短语的研究。目前已取得的显著成果包括：1)对DP左缘结构(参照CP左缘结构)的研究，比如名词性短语内部的话题和焦点；2)对名词修饰类形容词的层级研究；3)对领属结构的研究。尽管目前大部分研究的语言以英语、



法语、意大利语、希腊语、西班牙语、阿尔巴尼亚语、阿拉伯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Gungbe语¹等为主，对汉语的研究较少，但基于功能性成分在不同语言里的组合与分布具有普遍性这样的强式理论，我们不仅可以参照其他语言现象来研究汉语，也可以通过汉语的研究更好地为普遍语法研究提供借鉴和启发。比如，相对于形态丰富的语言，对汉语的名词性短语的研究则可以重点关注其内部的移位现象。

1 Gungbe语是西非尼日尔-刚果克瓦语分支的一个亚科。